

鬼饮食

事件一 鬼饮食

事发地：华兴街 机投镇

当事人：老黄

老黄是我的高中同学，长得膀阔腰圆。膀阔腰圆就好打架，打起架来不吃亏，就总让别人吃亏。临毕业那年，老黄把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给打坏了，坏的地方也特别，肠胃。害人家拉稀拉了半个月。

挨打的同学，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二，老黄第一。有人说，老黄把人打得拉稀，是为了让自己的成绩名次靠前。急得老黄差点又动手。

学校怒了，勒令老黄退学。老黄没能参加高考，倒也不遗憾，反正考也考不上。

退学后，老黄去驾校学开车，拿了驾照，打算开出租。可家境不好，买不起车，只好开别人的车。别人开白天，他就开夜车。

成都出租车营运大多都是这种情况，车主开白天，再找个伙计开晚上，人闲车不闲，很快就能赚回买车的钱。

开夜车很辛苦，开一天歇一天，歇的一天除了补觉什么也干不了。开夜车也耗体力，一开就是一个通宵，半夜会饿。很多的哥、的姐半夜都要加餐。

老黄也是，每天开到半夜，就去吃「鬼饮食」。

所谓鬼饮食，就是半夜三更营业的街头饮食。意思是：半夜三更，街上没了人，还在营业的饮食摊只有鬼才会光顾——这是成都人的调侃。

成都鬼饮食，是有些历史的。最早的鬼饮食摊，设备简单，一根扁担，一边挂木箱，另一边挂炉子。木箱有抽屉，可以随意打开，里面装了豆瓣、酱油、红辣椒、姜米、香料和泡菜等调味品，一应俱全。卖的品种却不多，通常是麻辣豆花儿，担担面，和粉子醪糟蛋。从午夜卖到黎明，有的摊点也摆放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但多数顾客只能站着吃蹲着喝，气氛还很好。

如今的鬼饮食，场面就大了，完全是「街头厨房」、「流动饭馆」。品种也繁多，什么麻辣烫、烧烤，冷淡杯及各类小吃，如钟水饺、赖汤圆、蛋烘糕、龙抄手，担担面，光看就眼花缭乱。

五年前，生意最兴隆的鬼饮食摊聚集地在华兴街，离市区最繁华的春熙路仅一站路。

那时候，华兴街还没改造，一条比巷子宽点，比大街窄点的弯路上，两边店铺林立，发廊、杂货铺、个体饭馆、茶房，一间

挨一间。到了晚上，店铺关门闭户，鬼饮食摊就占据了街沿，整条街香气弥漫，一派烟火人间。

当时，开夜车的出租司机，到了半夜一、两点钟，就爱去华兴街吃点鬼饮食，喝点啤酒，提提神，生意好就继续开，生意不好就三五成群找个茶房打麻将，打到凌晨六、七点，把车交给伙计，自己回家睡大觉。

老黄也爱去华兴街，因为离那儿不远，就是现在的锦江剧场附近，有一家洗车场，洗车价格很便宜，出租车还打折。吃了鬼饮食，顺便洗车，一举两得。

大概是一月份的一天，天气特别冷，嘴里哈出一口白气，半天不散。老黄下午接的车，跑了一个长途，送客人到雅安，一个来回钱也赚够了。成都的出租车司机跑长途，比如到周边的县区，是不打表的，直接说好价钱就去。

成都到雅安，约 150 公里，老黄下午送人去，回到成都，差不多就 12 点了。人也累了，就打算去华兴街的鬼饮食摊，吃点儿烧烤，然后回家睡觉。

到了一家很熟的鬼饮食摊，老黄坐下数钱，由于跑了个长途，比平常收入多了不少，老黄心情很好。

心情一好，就多点了些菜，烤肉、烤鱼、烤菜、烤鸡翅，堆了一桌。

老板很热情，笑嘻嘻地问老黄：「来点儿啤酒不？」

老黄还真想喝点。可惜这时候才 12 点，一般出租车司机要到 1 点过的样子才会来。

没有对手，喝起酒来没劲。老黄笑着说：「算球，老子今天心情好，想请客又没有客人」。

老板也不多劝，招呼小工上菜。

就在这个时候，从华兴街通往王府井商场的路口，来了个男人。那男人 30 多岁的样子，瘦骨嶙峋，穿着很土气，脸色发灰，不像是成都本地人。

男人进了华兴街，眼睛在每个鬼饮食摊上扫描，很饥饿的样子。

他慢慢走到老黄那家的鬼饮食摊前，站着不动了，猛吞口水。

老板上前问：「你要吃点啥？」

男人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板你心好人好生意好，好人有好报。」

「妈哟。」老板相当不满地说，「又是这一套，又想白吃，兄弟，我这个是小本生意，你嘴巴说得再好听，我也不给你买单了。」

男人也不急，也不走，就呆呆站着，形同蜡像，眼睛直勾勾盯着老黄桌上的菜。

看得老黄心头直发毛，担心男人伸手来抓。

男人并没有抓，他只是看，下死眼看。

上菜的小工和老黄很熟，端来才烤好的花菜，说：「这个人十几天前，就在我们摊子上转，也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头一个晚上，老板请他吃了几串烤花菜，他就记住了。然后天天来，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

老黄笑着说：「我看他神经有点问题，把你们老板当亲爹了。」

小工说：「老板说他有手有脚，不如去洗车场找个工作，随便也能挣几个饭钱，他好像听不进去，简直是好吃懒做。」

老黄不由得细看了男人一眼，男人一个劲吞口水，眼神凄楚。

老黄心就有点儿软了，心想，反正老子今天想请客，不如请他吃一顿算了。

「坐嘛。「老黄招呼男人，「我请你。」

那男人立刻眉开眼笑，脸色也不灰了，眼神也不悲了，根本不客气，马上就坐了下来。一坐下，抓起桌上的菜，就往嘴里塞，大口猛吃，狼吞虎咽，恨不得连舌头都一起嚼了。

「慢点，你慢点。」老黄忙说，「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

男人头也不抬一下，只顾抓菜，一双瘦得皮包骨头的手，筋脉凸现。

「你这个样子，像是在监狱里关了三年，没吃饭。」老黄看着男人，打趣道。

男人依旧无动于衷，继续埋头吃。

「简直是饿死鬼投胎。」老黄点燃一根烟，叼在嘴上，抽了一口说。

「是啊。」那男人抬起头，嘴里嚼着饭菜说，「你咋晓得我是饿死鬼？」

男人语气平静，似笑非笑。

老黄感觉身上一阵冷。

这时，华兴街上起了风。风不大，但很寒，似小刀片，吹得身心冷飕飕。

老黄把衣服裹紧。

那男人又不说话了，继续埋着头吃东西，狂嚼猛咽。

老黄付了钱，让那男人自己慢慢吃。然后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晚上，也是 12 点左右，老黄又到了华兴街。

但今天和昨天不同，昨天生意好，今天生意差。下午的时候，他拉了一个醉鬼到北门大桥，那人上车就吐，吐了一车不说，还喝二两的酒，装半斤的疯，到了地方赖账不给钱。

老黄膀阔腰圆，就想动手，可那醉鬼身如竹竿，腰如杨柳，随风摆着，一拳下去，不是拉稀，就是骨折。

算了！有前车之鉴，老黄决定忍了，舍财免灾。

可这财舍起来就没了底线，拉了那个醉鬼后，老黄花了 20 元洗完车，继续拉活。但没想到，整个下午到晚上，就拉到一个客人，刚收了 15 元，开车前行，没看到左转禁行标志，被交警挡下，罚了 100 元。

到了晚上 11 点过，天上又下起了雨，街上人越来越少，生意更淡了。

老黄心情就忧郁了，心想，还是去吃点鬼饮食，早点回家休息算了。

生意不好，老黄点的东西也很简单。昨天烤了一桌菜，今天就只点了一碗粉子醪糟蛋。

老黄闷闷不乐地吃，喝醪糟也不觉得暖和，反倒越喝越冷。

成都的冬天是阴冷，不像北方，冷虽冷，冷得干燥。成都的冷，是湿的，凉的，裹住你，裹得你遍体冰凉。

吃完粉子醪糟蛋，老黄觉得肚子还空，便又要了一碗担担面。正要吃，昨晚那个男人又来了。

那男人走路悄无声息，没有一点响动就坐在了老黄的对面。

老黄没防备，抬头不禁吓得一退。

男人也不说话，死死盯住老黄碗中的面。

要是在平常，老黄肯定就烦了。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这么厚的，谁给好处就缠上谁。

可今天不同，老黄运气烂，眼前这个男人的样子更烂，他冷得发抖，饿得可怜，老黄不禁有些同病相怜。

老黄叹了口气，叫小工再来一碗担担面。

面来了，男人双眼放光，筷子都不用，端起碗直接往嘴里倒，也就半分钟，碗底比狗舔过的还亮。

老黄嘴里噙着面，一脸惊讶。

「我想吃烤鸡翅。」那男人舔着嘴唇说。

「我日。」老黄心想，这人怎么得寸进尺，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店。

「你去王府井商场，二楼麦当劳，鸡翅有的是。」老黄甩给男人一句话，起身要走。

「我要吃烤鸡翅。」男人不依不饶，又说。

老黄苦笑：「我今天没挣到钱，请不起。」

男人愣了一下，接着说，「那我吃烤花菜。」

老黄想，今天算是霉到家了，钱没挣到，还撞上这么个无赖。

遇上无赖，通常让人很无奈。老黄想，算了算了，烤几串花菜，打发这个饿死鬼了事。

于是，老黄叫老板烤花菜。

老板说：「花菜卖完了。」

不知是真卖完了，还是老板厌恶那男人，总之态度很冷淡。

「那就算了。」老黄付了钱，要走。

走到车前，开门。那男人跟在身后，嘴里还念：「我要吃烤花菜。」

声音满含乞求。

这事过去后，老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连续几天晚上，他都没去华兴街。

过了几天，老黄实在想念那家鬼饮食摊的味道，于是又开车去了。

这一天的生意还凑合，不好不坏，老黄去得比较晚，到了华兴街，已经是凌晨两点过了。

老黄要了一碗自己喜欢的担担面，坐下来慢条斯理地吃。

邻桌有三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看出老黄是开出租的，就问他还做不做生意。

「你们要去哪里嘛？」老黄问。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去机投镇，不打表，四十块钱，行不行？」

老黄想了想说：「这么晚了，我回来肯定是放空，五十嘛，五十块钱就走。」

三个年轻人小声嘀咕了片刻，爽快道：「行，五十就五十，那快点，我们走。」

「好。」老黄说着，三下两下吃完碗里的面，起身就跟老板说：「等我回来付账，我还没吃饱，等下还要吃，最多一个小时就打来回。」

老黄和三个年轻人上了车。

三个年轻人，一个坐在老黄身边，另外两个坐在后座。

老黄挂档，松离合，发动汽车。就在这时候，前几天的男人又鬼一样的出现了。他在车外使劲地敲车窗。

老黄打开车窗问：「你干啥？」

「我要吃烤花菜。」

「日。」老黄心里骂：「确实是个神经病。」转念一想，疯子是惹不起的，于是对那男人说：「行行，吃就吃，等我回来请你。」

可男人不依不饶，死死抓住车门的把手不放，嘴里一直喊：
「我要吃烤花菜，我要吃烤花菜……」

坐在副驾座位的年轻人，非常烦躁，他打开车门，一脚蹬开车外的男人，骂道：「你个疯子，给老子滚！」

老黄踩下油门，车开走了。

老黄想从反光镜里看看那个男人，可从反光镜里，什么都没看见。

五年前，成都的交通还不错，除了上下班时间拥堵些，其他时间基本通畅，到了晚上，更是一马平川。

老黄一路把车开得像飞，很快就出了北门收费站，就在刚要开上大件路的时候，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从旁边的小道上横向驶来。老黄反应灵敏，连忙打盘子，车一歪，来了个急刹，斜靠在一颗粗大泡桐树边上。

由于惯性，车里三个年轻人同时往前撞了一下。

老黄连连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几位兄弟，那龟儿子面包车开得太野了。」

三个年轻人倒很大肚，说没事没事，继续走嘛。

老黄发动汽车，可车子就再也不动了。

老黄下车检查，打开引擎盖，查看发动机和蓄电池，都没毛病。于是上车，又发动。更加奇特的事情发生了，车轮呼呼

转，车子就是动不了。

「实在不好意思。」老黄掏出烟，敬给三个年轻人，「看样子是走不成了，车子坏了，要修。」

三个人没接老黄的烟，脸色很难看。

老黄又一个劲道歉，说这车太怪了，以前从没遇到个这种情况。

也许是老黄态度诚恳，也许是确有急事在身，三个年轻人也没多话，就下了车，到大件路口拦车去了。

老黄当然也不好找他们要车钱。

人霉，喝凉水都塞牙。老黄越想越憋屈，前几天拉个醉鬼，钱没收到，还被交警罚了款。这几天生意稍微顺了点，大半夜的车又烂在路上，送到汽修厂去，少说也得花几百，保险倒是买了，可没出事故，车是自己开坏的，人家不给赔。

老黄不甘心，又打开引擎盖，仔细检查了一阵，仍找不出毛病。

琢磨半天，想不透，老黄就弯下身，钻进车底去看，不看还好，这一看，眼珠都差点从眼眶里弹出来——车子的左轮被一双手死死的攥住。那双手是从地下伸出来的，瘦得皮包骨头，筋脉凸现。

老黄当场就被吓住了，再定睛看，那双手一晃没了踪影。

老黄哆哆嗦嗦地从车底钻出来，身上起一层绵密的鸡皮疙瘩，赶紧上车，又发动，车子竟然动了起来，没有任何故障。

车子掉了个头，往市区开。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筋脉凸现的手，一直在老黄眼前晃。

这双手，像极了鬼饮食摊上那饥饿男人的手。

难道那男人真是个饿死鬼？他没吃到烤花菜，就不让自己好好做生意。老黄不寒而栗。

半小时后，老黄开车回到华兴街，直奔鬼饮食摊，问老板：「还有没有花菜？」

老板说：「有。」

「烤十串。」老黄说，

老板问：「烤这么多？吃得完啊？」

老黄忐忑不安地坐下，问：「那个找我请他吃烤花菜的男人呢？」

老板回神，旋即反应过来：「你说那个赖皮啊，他很久都没过来了。」

老黄眼睛瞪得溜圆：「半个小时前，他还在这儿，要我请他吃烤花菜。」

老板笑了：「黄师傅，我看你车开久了，眼睛就花了。你吃面吃到一半，就送三个年轻人走了，哪儿有人找你吃烤花菜哦。」

这下老黄踏实了，断定自己遇到了鬼，一个饿死鬼，找他要烤花菜吃的饿死鬼。

这事过后，老黄就病了，说是病，却不发烧，也不咳嗽，只是浑身没劲，一躺就是几天。

一起开出租的伙计来探望，笑问老黄是不是中了邪？

老黄笑笑，没把自己遇鬼的事讲出来。不是不想讲，而是讲出来没人信，就算有人信也没用。遇到鬼，说穿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半个月后，老黄身体康复，人也有了精神，便又开起了夜车。

这时候，我恰好被调离了新闻节目组，准备着手调查神秘事件的工作。说是准备，其实毫无头绪，便乱翻报纸，希望能找出一些离奇的事情。偶然间，我翻到半个月前的一张晚报，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

本报讯：昨日凌晨，市郊发生一起抢劫杀害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机投镇派出所民警，在大件路岔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一辆出租车，司机被人勒死，随身携带的钱和手机被抢。据查，司机死亡时间在凌晨三点左右，由于出租车所停位置隐蔽，直至午后一点才被发现。警方迅速行动，在机投镇至新都一带进行

地毯式排查，最终在新都三河乡发现了线索，随即顺藤摸瓜，不到 24 小时，便一举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三名犯罪嫌疑人，年龄均在 20 岁左右，因吸毒成瘾，为获取毒资，对出租车司机实施抢劫。

警方提醒各位出租车司机，夜间营运，务必提高警惕，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这则新闻，当然算不上奇特事件。可看完之后，我就想到了老黄，他也开夜车，见多识广，没准能从他那里听到些离奇的事情。

晚上，我和老黄约在华兴街鬼饮食摊见面。

很久没见，我发现老黄脸色很差，于是劝慰道：「老黄，你得注意身体，钱是挣不完的，晚上早点收车，收晚了也不安全。」

我说着，拿出那张刊登有「出租司机被害案」的晚报，给他看。

老黄接过报纸，看完新闻，又看看晚报发行的时间，当即就哭了。

我很诧异，问他是不是和被害的出租车司机认识。

老黄摇摇头，不说话。

好半天，他缓过劲，叫老板烤二十串花菜。

我说烤那么多花菜干什么？不吃点别的？

老黄依然不说话。

须臾，二十串烤花菜端上桌，老黄也不吃，就呆呆地看菜落泪。

过了一会儿，老黄又要两瓶啤酒，一边喝着酒，一边抹着泪，把半个月前遇到饿死鬼的事情讲了出来。

晚报上刊登的，出租司机被杀案的报道，案发时间，正是老黄送三个年轻人去机投镇的那天晚上。

「我欠他的烤花菜。」老黄喝多了酒，口齿不清地说：「我要等他来吃。」

我把老黄的经历记录成篇，交给主任看。主任看后，也很感慨。说这事够离奇，够诡异，可讲给听众，听众未必能信。你那朋友的故事，不是编的吧？

我心说，你这话可别让老黄听见，老黄膀阔腰圆。

见我一脸不爽，主任换了副温和面孔，说这故事虽不能播，采编的切入点还不错，你看人家罗小刚的节目《小刚方言》，社会热点，趣闻野史，吃喝娱乐，文化常识，应有尽有，多受欢迎，收听率多高。

「是，是，我向刚哥学习。」

我嘴上说是，心里想，这活没法干了。

现在想想，那一年真是沮丧，工作不顺，家里也出了事——我外婆去世了。

这就叫屋漏又遭连夜雨。

可没想到，就在给外婆办丧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怪异的事情。

这件事也是流传在成都市区的一个闹鬼事件，它多多少少和美食有些关系。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